

二十一世纪文库

WORLD FAMOUS
LITERATURE COLLECTION

世界文学名著宝库

白痴

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二十一世纪文库

世界文学名著宝库

白痴

(上)

〔俄〕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

宋开斌 译

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第一部

十一月底，乍寒还暖，早晨九点钟左右，彼得堡到华沙铁路上的一列火车开足马力，驶近彼得堡。有重雾的天气十分潮湿，以致好不容易才曙光微露，透出一点亮色。从车窗向外眺望，铁路两旁，十步开外，一片迷蒙，什么都看不见。旅客中也有从国外回来的，但坐得较满的还是三等车厢，乘客都是些并非远道而来的出来做生意或办事的小人物，大家照例都累了，因为一夜未曾合眼，一个个都感到眼皮沉重，人也冻得够呛，一张张面孔，又灰又黄，与浓雾一色。

在一节三等车厢里，紧靠着车窗，从黎明时分起，就对坐着两位青年男子乘客——两人都几乎是穿戴着轻装，两人的穿戴都不讲究，两人的相貌都颇引人注目，最后，两个人又都产生了互相交谈的愿望。如果他们彼此相知，知道他们俩在此时此刻究竟有什么地方特别惹人注意的话，那么，他们对于在彼得堡至华沙铁路三等车厢里这段彼此对坐的奇怪邂逅，一定会感到惊奇。他们中的一位，个子不太高，约莫二十七岁，头发鬈曲，差不多是黑色，长着一对灰色的，虽然小，但却炯炯有神的眼睛。他的鼻子宽而且扁平；脸上颧骨突出；两片薄薄的嘴唇，总是挂着一丝放肆、嘲弄、甚至是刻薄的微笑；但是他天庭饱满，前额的形状还很好看，弥补了他尖嘴猴腮，其貌不扬的缺陷。在那张脸上，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那死人一般的苍白，这就赋予这位年轻人的容貌以一种虚弱不堪的神色，尽管他的体格还相当健壮。与此

同时，他脸上还带着一种狂热得近乎痛苦的表情，这与他那无礼而又放肆的微笑，目光锐利和自命不凡的神态很是不协调。他身穿挂了黑色呢面的羊羔皮大氅很暖和，因此，在夜里没有挨冻，但是他那位邻座，显然对俄国潮湿阴冷的十一月之夜毫无准备，不得不浑身打哆嗦，饱尝了它的全部美妙动人之处。他身披一件大而厚实的斗篷，外加一顶很大的风帽，恰如在那遥远的国外，瑞士，或者意大利北部，每逢冬天，行人常常使用的那种斗篷一样，当然，他们披着斗篷，却并不打算长途跋涉，到这么遥远的终点：从艾德库宁上车，一直坐到了彼得堡。但是，在意大利有用，令人十分满意的东西，到了俄国，就不见得完全有用了。这件带帽斗篷的主人，是一位青年男子，约莫二十六或二十七岁，身材中等偏高，头发的颜色很浅，但却长得很密，他两颊塌陷，长着稀稀落落的、几乎全白的山羊胡子。他的眼睛大大的、蓝蓝的，眼神很专注；目光里有一种看似平静、但却沉重的表情，而且神态怪异，让人一看就明白，此人患有癫痫病。然而，这个年轻人的脸还是很讨人喜欢的，虽然略嫌清瘦，但眉清目秀，不过，脸上没有血色，甚至到现在，脸还冻得发青。他手里抱着一个用褪了色的旧绸布包着的小包，看来，他的行装就全都包在这里面了。他脚穿一双鞋上蒙着鞋罩的厚底皮鞋，——这些全不是俄国人的装束。那位身穿呢面大氅、生有一头黑发的邻座，把这一切全都看在眼里，再加上由于闲得无聊，最后，他终于以一种有失礼貌的嘲笑口气发问道：

“冷吗？”问罢，他耸了耸肩膀。

当他人背运时，有时就会有人用这种讪笑的口吻，无礼

但又漫不经心地表露出一种幸灾乐祸的姿态。

“很冷，”那位邻座非常热情地回答道，“您瞧，这还算比较暖和的天气哩。要赶上大冷天，怎么办？我真是没想到咱们国内会这么冷。都不习惯了。”

“难道您刚从外国回来？”

“是的！从瑞士回来。”

“嘘！难怪呢！……”

黑头发吹了一声口哨，大笑起来。

话匣子打开了。身披瑞士斗篷的那个浅发男子，对那位黑脸邻座的所有问题都回答，非常热情，丝毫也不介意有些问题提得太随便、太唐突、也太无聊了。他的回答透露出，他的确出国很久了，有四年多了吧，他到国外去是因为他有病，一种奇怪的神经性疾病，类似癫痫或舞蹈病，发病时浑身发抖，抽风。黑脸一面听他说话，一面几次发笑。当他问道：“怎么样了，治好了吗？”浅发男子回答说：“没有，没治好”时，他更是忍俊不禁，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“嘿！大概白白花了不少钱吧，咱们这儿偏相信他们嘛，”黑脸挖苦道。

“这话不错！”坐在旁边的一位先生插嘴道。他衣着寒酸，看上去像是在衙门里混久了，就知道“等因奉此”的小官吏，年龄四十岁上下，体格健壮，红鼻子，满脸粉刺，“千真万确，俄国的金银财宝就是这么让他们白白赚去了的！”

“噢，在我这件事情上，你们可说错了，”这位在瑞士就医的病人，用低低的、息事宁人的声音说道，“当然，我无意争辩什么，因为全部情况我并不了解。可是我那位大夫却

倾其所有，资助我回国，而且在国外，几乎有两年，我都是靠他养活的。”

“怎么，没人替您付钱吗？”黑脸问。

“是的，我在那里本来是靠帕夫利谢夫先生来抚养的，可是他两年前死了；后来我写信给这里的我的一门远亲叶潘钦将军夫人，但是没有收到回信。所以我只好就这样来了。”

“您来了，还想上哪儿呢？”

“您是说我住在什么地方吗？……我也还不知道，真的，……真这样……”

“还没有拿定主意？”

那两位听他说话的人又大笑起来。

“您最要紧的东西大概全都在这小包里了吧？”黑脸问。

“我敢打赌，一定就是这样，”那位红鼻子小官吏一副志得意满的神情插嘴道，“除此以外，行李车里肯定没有您所托运的行李，虽然我不能不指出：正派人一般能守穷，但是，穷不是罪过。”

原来，这也被他说对了：浅发男子立刻非常痛快地承认了这点。

“您这个小包到底还是有点儿意义的，”他们俩笑了个够（有意思的是，笑到后来，这小包的主人，瞧着他们那模样，自己也就笑了起来，这就使他们益发乐不可支），这时，这位小官吏继续说道：“虽然我可以打赌，里面肯定不会有一包外国金币，既不会有腓特烈金币，也不会有拿破仑金币，甚至于不会有荷兰黑头，只要看您外国皮鞋上蒙着的那双鞋罩，就可以得出上述结论……话又说回来……如果给

您那小包再添上，比方说，像叶潘钦将军夫人，您所谓的亲戚，那这小包就别具意义了，当然，这是我们假定叶潘钦将军夫人的确是您的亲戚，您也没有因为想入非非而弄错的话……有时候，一个人，嗯……由于想象力太丰富，难免，难免会犯这样的毛病。”

“噢，您又给猜对了，”浅发男子接口道，“我确实是几乎弄错了，也就是说，几乎不是亲戚，甚至于他们不给我回信，说实话，我也一点都不惊奇。我早料到会这样。”

“您预付的邮寄保险费算是白费了。嗯……至少，您这人还算老实，待人也还诚恳，可嘉嘛！嗯……至于叶潘钦将军，我们倒是认识的，我们所以能认识他，说穿了，无非因为此公大名鼎鼎，无人不知；至于那位曾经供给瑞士生活费的已故的帕夫利谢夫先生，那也是一位尽人皆知的人物，如果他就是尼古拉·安德烈耶维奇·帕夫利谢夫的话，因为帕夫利谢夫家就有两位堂兄弟。而且另一位至今还住在克里米亚，那位已故的尼古拉·安德烈耶维奇倒是一位很可敬的人，与显贵们过从甚密，当年曾拥有四千名农奴……”

“完全正确，他正是尼古拉·安德烈耶维奇·帕夫利谢夫，”那位年轻人回答道，说完把这位万事通先生非常好奇地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番。

有些时候，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类万事通先生，而在某个社会阶层，这类人甚至屡见不鲜。他们消息灵通，无所不知。他们的智慧和才能，骚动不已，万事都爱问个究竟，不可遏止地全都用在这个方面，当代思想家也许会说，这无非因为他们缺少更重要的人生情趣和人生观的缘故。至于所谓“无所不知”，也无非是限于某个相当有限的领域：某人在何处

供职，与谁相识，他有多少财产，在何地当过省长，妻子是谁，带来多少的陪嫁，谁是他的姑表兄弟，谁是他的远房亲戚，等等，等等，也无非就是这类事罢了。这类万事通大半衣履不整，捉襟见肘，每月拿十七卢布俸禄。他们对之知根知底的那些人，当然想不出他们这样做到底是出于何种心理，然而，他们中的许多人，却以有这样的知识（等于一门大学问）而感到莫大的欣慰，提高了他们的自尊心，甚至达到一种高度的精神满足。而且这门学问也很有吸引力。我见过一些文人士、一些政治活动家们，他们在这门学问里寻觅而且居然寻找到了高度的恬适和崇高的目标，甚至完全靠了有这点本领而飞黄腾达。在整个这场谈话过程中，黑脸男子一会儿打打哈欠，一会儿毫无目的地向窗外张望，迫不及待地等候旅程终了。他似乎有点心不在焉，甚至有点儿魂不守舍，几乎是惊恐不安，以致神态显得很怪：有时候似听非听，似看非看，一个劲地傻笑，有时候他自己也不明白他在笑什么。

“请问您贵姓……”满脸粉刺的先生突然问那位拿小包的浅发青年。

“列夫·尼古拉耶维奇·梅什金公爵，”他立刻很热情地回答道。

“梅什金公爵？列夫·尼古拉耶维奇？不知道。甚至可以说，从来也没听说过，”小官吏若有所思地回答，“倒不是说这个姓氏，这姓历史上就有，在卡拉姆津的《历史》里就可以找到，也应当能够找到，我是说具体的人。况且梅什金公爵这一家族的人，似乎在哪儿都没有遇见过，简直一去无踪，全无音信。”

“噢，那还用说吗！”公爵立刻答道，“除我以外，梅什金公爵这一家族的人，到现在已经绝无仅有；依我看，我可能是最后一个。至于我的父辈和祖辈，他们都是小门小户的庄稼人。不过先父倒是当过陆军少尉，他是士官生出身。至于叶潘钦将军夫人怎么变成了梅什金公爵家族的人，我就知道了，可以说她是本族中的最后一个女人吧……”

“嘻嘻嘻！本族中的最后一个女人！嘻嘻！您真会说话，”小官吏嘻嘻地笑起来。

黑脸也微微一笑。那位浅发青年显然有点吃惊：自己竟会说出这种粗俗的双关语来。

“您要知道，我说这话是完全无心的，”他终于在惊讶中解释道。

“自然，自然，您哪，”小官吏欢快地点头称是。

“公爵，您在国外跟那位教授学了不少学问吧？”黑脸突然发问。

“是的……学过……”

“我从来不学。”

“我也不过只是学了点皮毛罢了，”公爵几乎是抱歉地加了一句。“我因为有病，他们认为，不可能对我进行系统的教育。”

“您认识罗戈任一家吗？”黑脸赶忙问。

“不，不认识，完全不认识。在俄国，我认识的人不多。阁下就是罗戈任先生吗？”

“是的，鄙人就是罗戈任，我叫帕尔芬。”

“帕尔芬？您所说的罗戈任家，是不是就是……”小官吏摆出一副有把握的样子，开口说道。

“对，就是这家，就是这家，”黑脸迅速地、无礼而又很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。不过他一次也没有冲着满脸粉刺的小官吏说过话，从一开始，他就只对公爵一个人说话。

“不过……这是怎么回事呢？”小官吏惊呆了，眼珠差点出来，他的整个面部立刻挂上一种敬仰、谄媚、甚至诚惶诚恐的表情，“您就是那位一个月前才去世、世袭荣誉公民、留下大约二百五十万家产的谢苗·帕尔芬诺维奇·罗戈任家的少爷吗？”

“您怎么会知道他留下二百五十万净值资产？”黑脸又打断他道，这次他甚至连正眼也没瞧这小官吏一眼，“真是岂有此理！（他用眼神向公爵指了指他）立刻就会来阿谀奉承，能捞到什么好处？先父死了，这倒是真的，我过了一个月才从普斯科夫赶回家来奔丧，差点连双靴子都没有。无论我那混蛋兄弟，还是我母亲，既不寄钱给我，也不通知我一声！把我当条狗一样！我在普斯科夫发高烧，躺了足有一个月！……”

“可是您现在蓦地就可以拿到一百万挂零儿，这还是往少里说，噢，主啊！”小官吏举起两手轻轻一拍道。

“这又关他什么事儿，笑话！”罗戈任恼怒、恶狠狠地用头指了指他，“反正我一戈比也不会给你，即使你两脚向上在我面前走个来回。”

“一定，一定照办。”

“去你的！哪怕你在我面前一个星期地跳舞，我也不给，就是不给！”

“不给就不给！我要的就是你不给。可是这舞我还是跳定了。撤下老婆孩子，我也要在你面前跳舞。这马屁我是拍

定了！”

“呸，给我滚远点儿！”黑脸啐了口唾沫。“五个星期前，我也跟您一样，”他对公爵说，“拎了个小包，离开父亲逃走，到普斯科夫找我的婶子；我在那儿发热病病倒了，而他也就在我不在他身边的时候咽了气。突然中风，暴病而亡。愿死者千古！想当初，他差点就没把我打死！您信不信，公爵，我敢起誓！想当初，要不是我跑得快，他准会把我活活打死。”

“您一定什么事惹他生气了吧？”公爵问，一面以一种特别的好奇心打量着这个身穿皮大氅的百万富翁。虽然百万家私和继承遗产，的确有某种引人特别注目的地方，可是使公爵感到惊奇和产生兴趣的还有某种别的东西；况且，罗戈任本人也不知道为什么特别乐意跟公爵交谈，虽然他需要找人交谈，但似乎多半是机械的，而非出自精神上的需要；多半由于精神恍惚，而不是出于为人厚道；由于惊恐不安，由于心神不定，只是想看着什么人，张开嘴随便说点什么。好象，他至今还在发高烧，起码还在打摆子。至于那个小官吏，他目不转睛地望着罗戈任，连大气也不敢出，他抓住和寻思着他的每句话，好像是在寻找金刚钻似的。

“他的确大发雷霆，不过话又得说回来，也是事出有因，”罗戈任答道，“但是，最让我受不了的还是我那兄弟，至于我妈，一个上了年纪的妇道人家，没啥可以说的，成天读《每月念诵集》，跟老婆子们坐在一起，还不是我那兄弟先卡说了就算。当时，他为什么背着我，不让我知道呢？我一清二楚，您哪！我那时昏迷不醒，这一点不假。据说，电报倒是打了。但是电报是打给我婶子的。她在那儿寡居三十

年，从早到晚都跟那些疯教徒一起鬼混。说修女不像修女，但又比修女还修女。一接到电报，她可吓坏了，没拆开就交给了警察局，直到现在这封电报还在那儿搁着。倒是科涅夫，瓦西里·瓦西里奇，他把一切都写信告诉了我，帮了我大忙。有天晚上，我那兄弟把我父亲锦缎棺罩上的一圈金流苏全铰了下来，还说什么：‘这些东西可值很多很多钱哪！’单凭这一点，他就该发配西伯利亚，只要我告发，因为这是亵渎神器，是大不敬行为。喂，你这个小丑！”他问小官吏，“按照法律，这不是亵渎神器吗？”

“亵渎神器！亵渎神器！”小官吏立刻点头称是说道。

“犯了这么大的罪，该不该流放西伯利亚？”

“发配西伯利亚！发配西伯利亚！立刻发配去西伯利亚！”

“他们总是以为我还在生病，”罗戈任继续对公爵说，“可是我悄悄地，一声不吭，带病上了火车，动身回家；我要冷不防去打门：兄弟，谢苗·谢苗内奇，开门啦！我知道，他对先父说尽了我的坏话。我当时的确因为纳斯塔西娅·菲利波芙娜的事惹火了先父，这也不假。一人做事一人当嘛。我是鬼迷了心窍。”

“是因为纳斯塔西娅·菲利波芙娜？”小官吏讨好地说，似乎在思索着什么事。

“得啦，你不认识！”罗戈任很不耐烦地向他喝道。

“我偏偏认识！”小官吏胜利似地答道。

“滚！叫纳斯塔西娅·菲利波芙娜的人多得很！我告诉你，你真是个无耻的畜生！哼，我早知道，总会有个什么该死的畜生，马上就会跑来纠缠你的！”他继续对公爵说。

“也许，我偏偏认识呢！”小官吏搔耳挠腮地说。“列别杰夫偏认识！大人，您打我好了，要是我原原本本地说给您听，那又怎么样呢？至于说纳斯塔西娅·菲利波芙娜，也就是因为她的缘故，令尊大人想用手杖狠狠教训您的那个纳斯塔西娅·菲利波芙娜，她姓巴拉什科娃，可以说，是位大家闺秀，也可以说，是位公爵小姐吧，她的相好是托茨基，名字叫阿法纳西·伊万诺维奇，她只跟他一个人相好。他是位地主又是大资本家，是许多公司和商行的董事，因此他跟叶潘钦将军也过从甚密……”

“嘿，真有你的！”罗戈任终于真的吃惊起来，“呸，见鬼，他还真知道。”

“全都知道，列别杰夫全知道。不瞒您说，大人，我曾经给阿列克萨什卡·利哈乔夫当过两个月跟班，也是在他家老太爷过世之后，我什么都知道，所有的大街小巷全知道，到后来，他离开我列别杰夫，简直是寸步难行。现如今，他在债务监狱里。而在那时候，我就有机会认识了阿尔曼斯、科拉利娅、帕茨卡娅公爵夫人和纳斯塔西娅·菲利波芙娜，而且还有机会打听到了许多事情。”

“纳斯塔西娅·菲利波芙娜？难道她跟利哈乔夫……”罗戈任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他甚至嘴唇都气白了，浑身也发起抖来。

“没一没什么，没一没一没什么！的确没什么！”小官吏猛地醒悟过来，他急忙解释道，“利哈乔夫不论花多少钱也没法把她弄到手！不，她可不是阿尔曼斯那样的女人。她只有托茨基一个相好。晚上，她去法国剧院或者大剧院看戏，坐在她自己的专用包厢里。军官们尽可以在私下里说三道

四，但是他们却拿不出任何证据，无非说两句‘这就是那位纳斯塔西娅·菲利波芙娜’，如此而已；再往下，就没话可说了！因为真是没什么嘛。”

“这一切也就是那么回事罢了，”罗戈任皱起眉头，板着脸肯定道，“当时，扎廖热夫也对我说过这话。公爵，想当年，我穿着父亲已经穿了三年的旧大衣，正穿过涅瓦大街，这时，她恰好从商店里出来，刚坐上马车。我一见她，浑身血液沸腾。这时，我恰好遇见扎廖热夫，我跟他不能比；他那模样像是个理发店的伙计，鼻梁上架着单片眼镜，可我在先父身边穿的是涂油的帆布靴，吃的是没有荤腥的素菜汤。他说，这，你可是高攀不上，她是位公爵夫人，她叫纳斯塔西娅·菲利波芙娜，姓巴拉什科娃，跟托茨基同居，现在托茨基想要甩掉她，正发愁不知道怎么办，因为他已经有了一大把年纪，也就是说，他已经五十五岁了，他想要娶一位艳冠群芳的彼得堡的绝色美女为妻。当时，他还告诉我，你今天就可以在大剧院上演芭蕾舞的时候，见到纳斯塔西娅·菲利波芙娜，她一定坐在楼下一侧她自己的专用包厢里。先父还在世的时候，我们家谁要是去看芭蕾舞，一定不轻饶，非得打死不可！可是我却偷偷去了一小时，又看到了纳斯塔西娅·菲利波芙娜；那天夜里，我一宿都没睡。第二天上午，先父给了我两张五厘的债券，每张五千卢布，让我拿去卖掉，交七千五百卢布给安德烈耶夫事务所，他说，把帐结清后，哪儿都别去，这一万卢布还剩下多少，统统拿回来交给我；我就在家里等你。我把债券卖了，拿到了钱，可是我没去安德烈耶夫事务所，而是头也不回地跑进一家英国商店，倾囊挑了一副耳坠，每只耳坠上都各有一枚钻石，差不多有

核桃大小，结果还是欠四百卢布，我告诉他们我姓甚名谁，才答应赊帐。我揣着耳坠就去找扎廖热夫：我把事情经过全都跟他说了，然后又对他说：‘走吧，哥们，咱们这就去找纳斯塔西娅·菲利波芙娜。’我们拔腿就走。那时候，我的脚下是什么，两边是什么，——全都不知道，也不记得。我们一直走进她的客厅，她亲自出来接见我们。我当时没说出自己是谁，也没说这就是我；而是由扎廖热夫替我说道：‘这是帕尔芬·罗戈任送给您的昨天的见面礼；敬请笑纳。’她打开看了看，微微一笑，然后说道：‘多谢贵友罗戈任先生美意’，说完便鞠躬告辞，离开了客厅。唉呀，我当时为什么不死在那儿呢！我之所以去，是因为我想：‘反正我不活着回来了！’我那时候觉得，最可气的是那个骗子扎廖热夫，他大包大揽，尽往自己脸上贴金。我个子小，穿得又很寒伦，简直是一名跟班，而且站着一声不吭，瞪大了两眼望着她，是因为不好意思。可是他油头粉面，穿戴入时，烫着髻发，满脸红光，还系了一条带格的领带，——他尽挑好听的话说，竭尽恭维之能事，她当时一定把他当成了我！我们一出去，我就对他说：‘听着，从现在起，不许你有任何非分之想，明白吗！’他笑了：‘可是你现在怎么去跟谢苗·帕尔芬内奇交帐呢？’说真的，我那时真想不回家，干脆死了算了，可是又一想：‘反正就那么回事了’，于是我就像个冤鬼似的回到了家。”

“啊呀！喔唷！”小官吏做出一副怪相，甚至打起了哆嗦，“他那位先严，别说是为了一万卢布，就是为了十个卢布，也是会把人打进阴曹地府的，”他向公爵晃晃脑袋，让他看罗戈任。公爵好奇地打量着罗戈任；这时，罗戈任的脸似乎更